



光明少年叢書

# 維嘉·馬列耶夫

## 在學校裡和在家裡

諾索夫著 孟虞人譯

光明少年叢書

# 維嘉·馬列耶夫

在學校裏和在家裏

諾索夫著 孟虞人譯

光明書局出版

Н. НОСОВ  
ВИТЯ МАЛЕЕВ В ШКОЛЕ И ДОМА

本書根據

蘇聯國立兒童文學出版局 1952 年刊行本譯出。
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發排 · 一九五三年三月出版

版權所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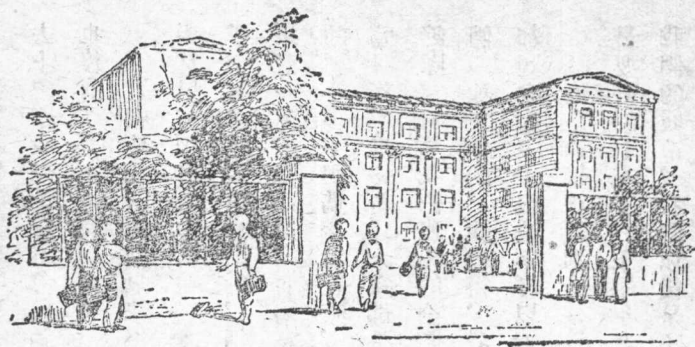
光明書局出版

上海 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

---

初版 1—10,000 冊

定價 8,500 元



## 第一章

真想不到時間會過得這樣快！我還來不及回顧一下，假期就過完了，又得去上學啦。整個夏天我只是逛馬路，踢足球，對於書本我甚至想都沒有想到。雖然有時我也要看看書，但所看的也不是課本，而只是一些童話或故事，至於溫習俄文或算術，那是根本沒有的事。我的俄文已經學得很好，但是不喜歡算術。對於我最要不得的，是做算術習題。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甚至想叫我做算術方面的暑假作業，但是後來她又痛愛我，就不要我做什麼，也讓我升到四年級。

『我不願意你的暑假過得不痛快，』她說。『所以我給你升級，不過你要答應我，你在夏天要自修算術。』

我當然答應了她，可是一放假之後，我却把什麼算術都忘記了，如果現在不是又要去上學，我恐怕還不會想到它。我很慚愧沒有實踐自己的諾言，不過現在反正什麼辦法也沒有了。

這就是說：假期飛快地過去了！在一個晴朗的早晨——那是九月一日——我起得比平常早，把書放進書包，就上學去了。這一天街上真熱鬧極了。所有大大小小的男孩子，都像按照口令似的，湧到街上，往學校裏走去。他們有一個人走的，有成對走的，更有一羣一羣走的。也有像我一樣，慢吞吞走的，也有像去救火似的，飛快地向前衝的。小孩子們攜帶着花束，準備去裝飾教室。女孩子們尖聲叫着。有些男孩子也同樣尖聲叫着，哄笑着。大家都是很快樂的。我也很快樂。我高興我又可以看見自己的少年先鋒隊，看見我們班上的全體少年先鋒隊員和我們的輔導員伏洛佳了，他在上學年是和我們一塊工作的。我覺得，我好像是一個旅行家，很久之前就去作長途旅行似的，而現在却回家來了，很快就可以看到故鄉的河岸，看到親友的熟悉的臉孔了。

但是我畢竟感到十分難受，因為我知道在老同學中再碰不見費嘉·留勃金——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了，上學年我是和他同坐一張書桌的。他不久之前跟他的父母一同離開了我們的城市，我們以後是不是有機會還能夠再會面，現在誰也不知道。並且還有一件事

情使我很愁悶，因為我不知道，要怎樣對奧爾迪·尼古拉葉芙娜說才好，如果她問起我暑假有沒有自修過算術的話。唉！我真恨透了算術呀！這該死的算術完全把我的情緒破壞了，要不然，我到學校裏去本來是十分高興的。我已經非常想念學校了呵。

燦爛的太陽，像夏天一樣在天空中照耀着，可是涼快的秋風却吹落了樹上的黃葉。它們在空中打旋，飄呀飄的落下地來。風把它們沿人行道趕着跑，好像落葉也急急忙忙想上哪兒去似的。

我老遠就看見校門上面懸掛着一幅紅色的大標語。它的四周圍都纏滿着花環，上面寫着兩個白色的大字：『歡迎！』我記得，去年今天，在那裏也是懸掛着這樣一幅標語，前年今天，我那時候還很小很小，我第一次來上學，也看見過這樣一幅標語。並且我把所有過去的學年都想起來了。我們怎樣在一年級學習，夢想着趕快長大起來，可以加入少年先鋒隊。想起了那次接收我們入少年先鋒隊的第一次集會，我們怎樣莊嚴地宣誓，我們年長的少年先鋒隊輔導員阿霞·蓋奧吉葉芙娜，怎樣親自替我們結紅領巾，我們終於變成了真正的列寧少年先鋒隊員。

我把這一切都想了起來，因此在我的心裏，忽然充滿了快樂，就好像發生了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！我的脚也不由得不走得更快，並且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沒有放開脚跑。因

爲這對我不大好看的。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，我總算是一個四年級的學生了呵！

學校的院子裏，已經聚滿着同學。同學們都一隊隊集合着，一級級分開。我很快就找到自己那一級。同學們一看見我，就歡呼着，迎着我跑來，開始拍着我的肩膀、背脊。我真想不到，我來了他們竟會這樣高興。

「費嘉·留勃金呢？」格利沙·伐西里耶夫問。

「真的，費嘉呢？」同學們嚷道。「你們總是一道走的。你把他丟到哪兒去了呀？」

「費嘉已經不在這兒了，」我回答說。「他以後不再到我們這兒來唸書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他已經跟他的爸爸媽媽離開了我們的城市。」

「爲什麼這樣呢？」

「就是這樣。」

「你不騙人嗎？」阿里克·索羅金問。

「你又來啦！我要騙人！」

同學們望住我，不信任地微笑着。

「同學們，伐尼亞·派霍莫夫也沒有來。」廖尼亞·阿斯塔菲耶夫說。

「還有謝遼查·布卡金！」同學們嚷着。

「說不定，他們也都走了，只是我們還不知道。」托里亞·交日金說。

這時候正好像回答這句語似的，那扇邊門忽然打開了，我們就看見伐尼亞·派霍莫夫向我們走過來。

「烏啦！」我們歡呼道。

大家都迎着伐尼亞跑去，並且向他飛撲過去。

「放開！」伐尼亞抗拒着我們說。「你們難道一輩子連人也沒有看見過嗎？」

可是每個人還是想拍他的肩膀和背脊。我也想拍他的背脊，但是我却錯拍在他的後腦勺上。

「呵，你們還要和我打架嗎？」伐尼亞忿忿地說，同時拚命想掙脫我們，但是他卻把他圍得更緊了。

我不知道，這一切是要怎樣完結的，但這時候正好謝遼查·布卡金來了。於是大家就拋開了伐尼亞，又都向布卡金包圍上去。

「現在，大概我們都已到齊了，」仁尼亞·柯馬羅夫說。



「如果除開費嘉·留勃金不算，都到齊了，」伊高爾·格臘喬夫回答。

「如果他已經走了，那怎麼還好算他呢？」

「大概，這還是靠不住的。我們去問一問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再說吧。」

「隨你們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。我倒一定要騙你們！」我說。

同學們都互仔細地打量着，講着夏天是怎樣度過去的。有的到過少年先鋒營，有的曾和父母一起到鄉下去避暑。過了一個夏天，我們大家都長大了，晒黑了。特別是格列勃·斯卡密依金，他比大家都晒得黑。他的臉孔簡直像放在火上去燻過一樣，只有他那兩道淡黃色的眉毛還在他的臉上閃着光。

「你在哪兒晒得這麼黑？」托里亞·交日金問。「恐怕，你整個夏天都在少年先鋒營裏過的吧。」

「不。開始我是在少年先鋒營，過後就上克里米亞去了。」

「你怎麼會到克里米亞去的呢？」

「這簡單得很。爸爸在工廠裏得到一張上休養所去的休養證，於是他就想法讓我和媽媽也一同去了。」

「這就是說，你到過克里米亞？」

「到過。」

「看見過海嗎？」

「看見過海。什麼都看見過。」

同學們都把格列勃團團圍住，把他當做怪物一樣盯着他。

「喂，那麼說一說，海是什麼樣子。你爲什麼不說話呢？」謝遼查·布卡金說。

「海，它是很大很大的，」格列勃·斯卡密依金說。「它是那樣的大，如果我們站在這邊岸上，那末那邊的岸甚至連看都看不見。一邊是有岸的，但是那一邊却什麼岸也沒有。同學們，那有多少水呀！一句話，一眼望去都是水。至於那邊的太陽簡直把我晒得蜕皮。」

「你騙人！」

「真的！我自己起初也很害怕，但是後來才知道在我的表皮下面，却還有一層皮。你瞧，現在我的身上的就是第二層皮呢。」

「你不要說皮了，把海說一說吧。」

「我馬上對你們說……海，它是大極了！海裏面的水深極了！一句話——整個海都是水！」

不知道，格列勃·斯卡密依金關於海還要說些什麼話，不過這時候正好伏洛佳向我們走來，於是大家都尖叫起來！大家都圍住他，每個人都急於想把自己的什麼事告訴他。大家都問，他在本學年是不是還做我們的輔導員，或者給我們另換別人。

「你們說的是什麼話呀，同學們！難道我會把你們交給別人嗎？我還是和你們一塊工作，像上學年一樣。哦，如果我本人已使你們討厭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！」伏洛佳笑着說。

「你？我們討厭！……」我們全都立刻嚷叫起來，「我們對你一輩子也不會討厭，我們和你在一塊總是感到愉快的啦！」

伏洛佳對我們講，他夏天怎樣和他的共青團員同志們一起在河上乘橡皮船去旅行。隨後他說，和我們等下再見，他就到自己高年級同學那兒去了。他本來也要和他的朋友們去談談的。

他走了，我們很覺得可惜，但這時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正向我們走來。一看見她來，我們大家都高興極了。

「你好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！」我們齊聲高喊道。

「你們好，同學們，你們好！」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微笑着說。「啊，怎麼樣，夏天玩夠了嗎？」

「玩夠了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！」

「休息得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沒有休息得厭煩嗎？」

「厭煩了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！我們要學習了！」

「這好極了！」

「但是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，我簡直休息得疲倦了，如果再休息一下，那更要累死了。」阿里克·索羅金說。

「呵！你，阿里克，我看你，一點也沒有改變，正好像上學年一樣，仍舊是一個滑稽家。」

「仍舊是一樣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，只是稍爲大了一點。」

「唔，你長得很好，」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笑着說。

「只是聰明却沒有增加，」箕馬·巴布施金加上一句。

全班人都大笑起來。

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，費嘉·留勃金以後不再來我們學校上學了，」箕馬·巴布



施金說。

『我知道，同學們。他已經跟他的爸爸媽媽一道到莫斯科去了。』

『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，格列勃·斯卡密依金到克里米亞去過，他看見過大海。』

『那很好，將來做作文的時候，格列勃就可以寫大海。』

『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，他身上晒脫了皮。』

『哪一個？』

『格列勃。』

『啊，好的，好的，關於這些，放在以後再談，你們得馬上排好隊，很快就要到教室裏去了。』

我們排好了隊。其他各級也都排好了隊。校長伊高爾·亞歷山大羅維奇出現在學校的台階上。他祝賀我們新學年的開始，並希望全體學生在這新學年裏有很好的成績。然後各級的領導人就開始把學生領進了教室。首先走的是最小的學生——一年級生，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二年級生，接着是三年級生，再後面就是我們。跟在我們後面的是高級班的學生。

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把我們領進了教室。全體同學就決定都照上學年一樣的座位

坐下。因此在我的書桌後面只有我一個人，我的隔壁座位空着。大家都覺得今年我們的教室要比去年的小得多。

「教室是和上學年那個一樣的，大小也完全一樣，」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向我們解釋說。「不過過了一個夏天，你們都長大了，所以你們就覺得教室好像是小了。」

這是真的。我後來在下課休息的時候，特地到三年級那個教室去看了一下。它當真和四年級那個教室是一樣的。

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在上第一課的時候，就對我們說，我們在四年級學習的東西，要比過去多得多了，我們要有很多的課程，除了上學年我們已經有的俄文，算術和別的課程之外，現在還要加上地理，歷史和自然科學，所以從本學年一開始時，就要好好地用功。我們先抄好課程表。然後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說，要選舉級長和副級長。

「選舉格列勃·斯卡密依金當級長！格列勃·斯卡密依金！」同學們嚷道。

「靜一點！多吵鬧呀！難道你們連怎樣選舉都不知道嗎？誰要發言，應當先舉手。」

於是我們就有組織地進行着選舉，並且選出級長格列勃·斯卡密依金，副級長舒拉·馬里柯夫。

上第二課時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說，我們先要溫習一下上學年學過的功課，並

且她要考查一下，誰在暑假可忘記了什麼沒有，她於是開始考查，她發現我的九九表也都忘記了。當然，我不是全部都忘記了，我只是把後面的忘記了。在七七——四十九之前我是記得很清楚的，再往後我就攪不清楚了。

「哎呀，馬列耶夫，馬列耶夫！」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說：「可見你在夏天甚至連書也沒有碰過一下呢。」

馬列耶夫是我的姓，每當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生氣的時候總只是叫我的姓，但是當他不生氣的時候，那就只叫我維嘉。

我注意到，學年一開始，不知爲什麼，學習總是覺得很困難。上課的時間顯得特別長，好像給誰故意把時間拖長了似的。如果我是一個學校的首長的話，那我就要這樣辦：功課不是一下就開始，而是慢慢地來，讓同學們慢慢地忘記了玩耍，慢慢養成上課的習慣，例如可以這樣辦：第一個星期只上一門功課，第二個星期上兩門功課，第三星期上三門功課，以後就照這樣遞加上去。或者還可以這樣辦：第一個星期只上一門容易的功課，例如體操。第二個星期在體操上又可以加上唱歌，第三個星期又可以加上俄文，這樣一來，暫時就不會輪到算術了。也許有人以爲我是一個不愛學習的懶惰的學生吧，但這是不對的。我是很愛學習的，不過一下子就要叫我學習起來，對我未免有些困



難罷了。原是成天玩呀玩的，現在却要像機器一樣突然停住，——就叫我們學習了。

我們第三課是上地理。我想，地理——這大概是一門很難的功課，好像算術一樣，不料它却是非常容易的。地理——這是研究地球的科學，我們大家都是住在地球上面的；它講到在地球上所有怎樣的山河，有怎樣的海洋。我起先以為地球是平的，像一個煎餅一樣，但是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却告訴我們說，地球完全不是平的，而是像一隻球一樣圓的。我起先也曾聽到人家這樣說過，但是我想那大概是一種童話或猜想。現在我却已確切明白，這並不是童話。科學證明了，我們的地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圓球，在這個圓球的四週圍都住着人類，發覺地球有一種吸引力，能夠把生活在它上面的人類、野獸和其他一切東西都吸住，這就是生活在地球下面的人類也不會掉落到什麼地方去的原因。特別有趣的是：生活在地球下面的人類，脚朝上地在行走，也就是頭朝下地倒立着，只是他們自己不覺得這一點，他們還以為自己是正常地在行走罷了。如果他們低下頭來望着自己的腳底下，那就看見了自己所站着的地球，但如果向上抬起頭來，那就看見自己頭上的天空。這就是他們覺得自己是正常地在行走的原因。

上地理使我們覺得有點興趣，而最後一課也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上課鈴早已打過，奧爾迦·尼古拉葉芙娜也已經走進了教室，這時候教室的門突然打開，在門口出現